

5月12日,是第32屆金曲獎宣布 入圍名單的日子,而入圍今年度的最佳 客語專輯為《Khak-lah Thien-thoì(卡 拉電台)》、《那三年》、《到底當太 陽升起時》及備受矚目的《阿民》。《阿 民》為九連真人樂隊的首張專輯,由主 唱兼吉他手阿龍、副主唱兼小號/鍵盤 手阿麥、貝斯手萬里與鼓手 / 小打吹米 組成,首支MV〈夜遊神〉帶有電影感的 畫面,配上現實與意象相互交錯的敘事 手法,也受到人們的討論。

在疫情

苦悶的日子裡 專訪: 九連真人

來一下火熱的金曲



入圍金曲 32 最佳音樂錄影帶獎的 〈夜遊神〉,充滿電影感的敘事手 法,受到大量關注。W 首先由經 紀人宋昕薪(宋佳)與導演曾婉遒 溝通整體調性與面向等,「因為我 **對樂隊是比較了解的,所以知道他** 們可能想要的是什麼……」接下來 與樂隊討論時,導演也常以一些電 影為參考,與樂隊溝通。「因為本 身我們的歌詞已經很具體了,希望 這個片子出來的一些事情不那麼 具象,就是說能夠有個意象感的空 間,讓大家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在裡 面。」阿龍說道。

在《菊花夜行軍》阿成的啓發下 塑造屬於自己的 IP: 阿民

「天光睡覺/晏夜防身/阿民同阿成識得以來阿/就係恁樣嘅了」

—〈夜遊神〉

吉他首先勾勒著場景樣貌,接續著一段口白,為《阿民》揭開了序幕: 旁白、阿民、阿民的媽媽、阿成等角色之間的對話又或是衝突相互交織, 故事自此開始……



「阿成畀人鉗死哩」在〈夜遊神〉裡,其中一個角色「阿成」,難免令人與交工樂隊《菊花夜行軍》中的阿成產生聯想,阿龍也不諱言,確實,是與他們致敬,「因為阿成對我來說影響太大了,所以當要出現第2個人的時候,就直接用阿成,也沒多想,也沒想要跟《菊花夜行軍》的阿成避嫌,會有重疊,其實自己也沒有過多的想法,就覺得阿成,一定得是這個名字。」回想當初,藉由〈種樹〉認識了林生祥,也開啓了他日後創作融入客語的契機。在工作時,無意間聽到了這首歌,「我在想『咦!這詞怎麼有點像客家話?』所以當時就停下手上的工作,去點開來,才發現,哦!原來也是客家話,就覺得很親切。」那股樸實造就的真實感,深深影響著阿龍,受其啓發,創作了「阿民」最初的三部曲,其中一首歌,就是〈夜游神〉。

「伯公伯公,子弟撖汝頷頭/捱撖汝頷頭/拜託拜託,拜託路燈火 全部切卑伊烏哇/毋使問爾子弟做麼該愛歸來呀/怎是會走歸來呀」

-----*交工樂隊〈風神 125〉*

這段歌詞,重重地打在阿龍的心上,彷 佛正訴說著他從城市返回連平老家時的心聲, 「非常貼合當時回家心境的那種所謂的年輕人 在深圳打拚,又得不到一份歸屬感,只能很羞 愧地回家這種感覺,就跟當時的心境非常貼 合。所以垂頭喪氣,也不敢給其他人知道我要 回去了,希望路燈都不要打開,鄰居都不要 看見這樣。」除了吹米從山西榆次出來打拚 一直留在北京生活以外,阿龍、阿麥、萬里3 人都曾離開過家鄉,至大城市找尋自己的一席 之地,儘管最後還是敵不過現實的壓力,各自 回到了連平。也許當時曾抱著失落的心情回 家,但誰說回到家鄉小鎮,就要把夢想埋葬? 九連真人證明了即使身處小鎮、即使沒有最先 進的設備,仍能發光發熱。而家鄉,也正是他 們創作養分的來源。阿龍從身邊的人事物為出 發點,以接地氣的方式進行創作,融入在地鄉 土民情與方言(河源客語),圍繞著主角「阿 民」,一點一點地發展。



時而沉穩的獨白,時而嘶裂的吶喊,再注入不羈、磅礴的靈魂,唱出人們的心聲,更像是將積壓已久的能量,於舞臺上爆發,「其實現場的魅力對九連真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環節,可能有7成的感受,是屏幕後感受不到的。」阿龍說道。

從〈夜遊神〉叛逆的青少年階段,至〈莫 欺少年窮〉渴望離開家鄉打拚的青年;從〈上 崗去〉做著日復一日、一成不變的工作,至 〈北風〉為生活奔波努力,卻又似乎看不到 未來希望的無奈與迷惘……〈落水天〉,為 專輯的最後一首歌,探討了留守兒童議題, 這是故事的結尾?抑或是進入循環播放模 式,又回到了〈夜遊神〉開啓新的輪迴?

至少我們知道的是,阿民,將永遠活在《阿民》之中,「第2、3張專輯大概率上不太可能會再用阿民這個 IP,我們想說的一些内容,就是回家、玩樂隊創作的這段時間所感受到的東西,基本上已經在第1張專輯裡表達得差不多了。從第2張專輯開始,我們會想玩一些更大膽的東西,那具體是什麼?」阿龍笑著說:「先保持一下期待吧!」

只能說,聆聽九連真人的音樂,無動於衷的可能性是極低的,不論是熱血沸騰、黯然神傷、奮力掙扎又或是憂愁無奈,歌曲深切地刻畫著不同人生階段的心境,或許是因為題材多少源於自身經歷,真實濃烈的情緒緊緊依附於旋律與文字,透過歌聲與樂器敘述不同軸線的故事,每一句,都自帶畫面感,當按下播放鍵的那一刻,宛若瞬間被吸進了阿民的時空,直至專輯的最後一個音符落下,才得以從中抽離。

-իտ[իհա]ի

屏幕内找不到的感受 專屬現場演出此時此地的靈光

網路,在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同時,卻也沖淡了彼此間的人情味,「隔著屏 幕」的交流,雖然人情味淡化了,但對於一個樂隊來說,卻無法削減他們現場演出 的魅力。在現場表演的每個當下都是獨一無二,是無法被再度複製的存在,即便可 能會發生各種突發狀況,有次於河北的演出,因當時的氣溫大約是零下 20 多度,便 發生了他們從未想過的事,「銅管樂器暴露在空氣外面,活寒直接就被這種低溫給 凍住,活寒就動不了,直接變成一塊廢棄的鐵一樣,那動不了,也吹不了。」 阿麥 笑著說:「後來為了給活塞取暖,就放在取暖機,然後貼個暖寶寶。」跟隨身旁的人, 一起搖擺;跟隨臺上的表演者,一同歌唱,此時此地的感動,僅存於各個不同現場 演出的當下,憶起首次於舞臺上感動的瞬間,「一些樂迷會跟著一起唱,當時也 沒想到說,他們平時所用的普通話之外,用一些其他地方的方言,大家還能夠跟 著一起唱。」阿龍内心有些激動地說:「自己的歌,真的被大家跟著一起唱。那 種感覺好像有點恍惚, 既感動又恍惚。 1



「要窮就一起窮吧!」 因為如此的堅持 我們才得以相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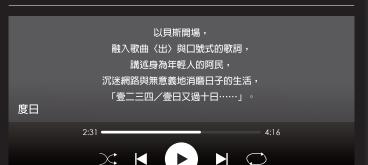
滾石原創樂隊大賽,對九連真人來說,無疑是個重要的轉捩點。 除了結識鼓手吹米,更是當初團員們砥礪彼此的方法。「其實一開始大 家也想得比較簡單,就是想說玩玩看,阿龍比較有曰標,他想帶大家 **衝出去演演音樂節之類的。前期我還是,哎,就陪他一起玩玩吧!當** 時也沒有想過,真的可以這樣走出來。」回想起當初阿麥加入的情景, 萬里笑著說:「阿麥其實是被騙回來的,他之前也是在其他城市工作, 我們就在網絡上聊,一直騙他『回來多好多好!又可以玩樂隊啊!』|



九連真人



來自廣東連平的樂團,成立於2018年,由 左至右分別為鼓手 / 小打吹米、主唱 / 吉他 手阿龍、副主唱 / 小號手 / 鍵盤手阿麥、貝 家人, 吹米祖籍為北京人。歌曲主要以(河 源)客語及華語創作。隔年參加節目《樂隊 的夏天》,期望能讓更多人看見並藉此認識 客語的美。首張專輯《阿民》推出即備受矚 目,並入圍第32屆金曲獎「年度專輯獎」、 「最佳客語專輯獎」;歌曲〈夜遊神〉入圍 「最佳 MV 獎」。2018 年曾獲滾石原創樂隊 大賽冠軍: 2020年, 斬獲 2019年第11屆 迷笛獎之「年度最佳搖滾新人」獎;歌曲〈莫 欺少年窮〉斬獲「年度最佳搖滾歌曲」獎



九連真人的居家防疫歌單





〈夜遊神〉

在阿龍的家鄉,常有在叛逆期的青少年,沒駕照仍騎著踏板 車,四處飆車,「對本地人來說有點反感,所以就想寫這樣 的歌,有點像去警告一下。」有些段落以與長輩對話的形式 呈現,表達長輩教育晚輩高姿態的口吻,其實難以令年輕人 聽進去,而蘊含其中的激烈情緒與對抗,是期望引起對於不 同世代間溝通的反思。

1	夜遊神	05:5
2	莫欺少年窮	05:0
3	北風	05:1
4	度日	04:1

5 六百萬精英

「要窮就一起窮吧!」阿龍在電話另一頭補 充著。或許最初只是抱著「玩」樂隊的心情, 但其實在當初接觸音樂的那一剎那,他們便 從未放棄過這個夢想,「一路過來,真的 是很不容易。有人跟你回到縣城,一起做樂 隊,就我個人方面,有些事情還是要堅持, 因為有堅持,才有機會再遇到他們、再走在 一起。」萬里感性地說。「堅持」是九連真 人的共同信念,「你做的這事情,肯定是很 辛苦的,又不挣錢,對吧?堅持最重要了。 我覺得堅持的前提是熱愛,沒有足夠的熱 愛,很難堅持的。」吹米如是說。

「阿民不是某一個人,阿民是每一個人。」

我們曾經熱血,曾經迷茫;我們曾 經橫衝直撞,曾經聽天由命……每個人或 多或少都能在「阿民」身上找到自己的影 子,在九連真人點燃了火苗後,心中的那 把火,從未停止燃燒;在九連真人的音樂 中,找到了某個部分的自己,於是終於體 悟,阿民= 俳, 這,就是我。

41

40